經義述聞

經義述聞弟十六　　高郵王引之

禮記下六十條

朋友虞附而退　父小功之末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

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其名者成　士與其執事

先入門右　二披用纁　日祖考廟　享嘗乃止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文王之詩也　其立之也敬

以詘　歲既單矣置之而塞乎天地　溥之而橫乎

四海　怨言不反於身　存諸長老　建陰陽天地之

情　脩於廟中　皆以齒　則民弗敢草也　倍死忘

生　好實　則愼乎天下矣　貴不慊於上　文考

從命不忿　勞而不怨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陽

侯　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慥慥　所以行

之者一也　來百工也　久則徵徵則悠遠　文理密

察　詩曰衣錦尚絅　寬身之仁　則民言不危行而

行不危言矣　爲下可述而志也　口費而煩　毋越

厥命以自覆也　苟有衣必見其敝　患邪淫　然而

從之　閒以二矢半　一指案寸　居處齊難　不程

勇者　錙銖　上恤孤而民不倍　尚亦有利哉　教

成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求反諸已

縝密以栗　犧尊象尊　闕

朋友虞附而退

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注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附皆當作祔。引之謹案附衍字也。上文言雖虞附亦然。下文言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因朾涉而衍附字。又涉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之文而誤案出宮也哀次也旣封也反哭也虞也皆於一日之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旣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檀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日中。朋友月退也

若附則越始虞之日歷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事狂數日之後與本日之盈莫絕不相涉何得以爲退之節乎且朋友之退既以虞爲節則俟主人虞祭而遂退何待附乎虞附並言乃義之必不可通者鄭云附當作祔則所見本已衍此字

父小功之末　已雖小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引之謹案卒哭在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已之小功自已之子視之則爲父之小功而其身服總已之小

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已之小功三月而畢吉事不待在末之第五月也而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則必待在末之第五月而後畢吉事已之小功既卒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雖至在末之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爾雅曰子之妻爲婦）而不可以自冠自取妻是薄於已之小功而厚於已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於父之小功卒哭後反不可以畢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統於其父之謂乎揆之於

理殆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文兩言小功而誤也。鄭注曰。父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則所見本已誤爲小。云父大功者所以別於已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已之大功故此別之曰父大功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已於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弟九月乃可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爲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已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字不辭。凡抑揚其語則言雖以明之。小功親殺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故已之傷之也輕而與吉事也蚤

理直辭順無所用其抑揚不得言雖也雖當讀唯古字多借雖爲唯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詳見釋詞已唯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已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言已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已之大功不如是而小功如是故言唯以別之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已之小功已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則已於父之小功既卒哭亦可

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冠取妻猶可則其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更不待言矣經有譌文借字而學者不察故多方解釋而終致抵牾此亟當辨正者也又案已之大功父爲之小功（若已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於父則爲女孫孫適人者小功）則當以已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已爲之小功（若父爲從父昆弟大功於已則爲從祖父從祖父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已之小功（若已爲外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妻之父母緦）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即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

也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正義曰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者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經謂不可冠取妻非謂不可冠子嫁子也此誤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經謂可以冠子非謂身自冠也此誤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

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引之謹案庾氏之說差爲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爲大功之末耳卒哭在弟三月大功之末在弟九月大功之末非謂既卒哭也陳銑已辯之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大功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所以然者服之九月七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其情稍伸故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爲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則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爲之也

更以前殤小功言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尚未至於其末也已可以冠子嫁子取婦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已至於其末矣何不可以冠子嫁子乎賀氏不知卒哭之非末又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欲以下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殤中殤大功之末不可冠子嫁子失之遠矣何沖遠反是賀而非庾邪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已否者乎曰無父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

於己則爲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姑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已與父同大功則以已之大功論而不得謂之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以冠子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叔父與姑於已爲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爲長殤中殤父當爲之大功已爲從祖祖父小功父之姑緦則於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已子將冠嫁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死而爲殤者矣是以喪服有叔父及姑之長殤中殤下殤而無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也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大功亦無

父大功之末已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矣。此可以推求
而得者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
也。其次如此也。

鄭注曰。言五者相次同時。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
先行弔禮。急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含後須
衣。故襚次之。有衣卽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
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引
之謹案上其次二字蓋衍。次於弔者惟含而已。襚賵臨
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次於弔也。不得竝以爲弔之次。

若以為次序之次則與下其次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也含也襚也賵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其序則弔為先含次之襚次之賵次之臨次之故又曰其次如此也次者序也鄭注先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上其次二字又案此一節當在上文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上文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以下歷言弔含襚賵臨之禮至此又總論其事曰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謂上文也上文弔含襚賵

畢。皆言降出反位。至既歸乃云客出送于門外。是同日而畢也。其次如此也。此此上文也。言其先後之序。有如上文之由弔而合而遂而賵而臨也。自錯亂在此。遂與上文隔絕而如此二字。遂不知所指矣。吳澄禮記纂言。每篇皆依類編次。而於此一節不列於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乃列於弔者卽位于門西之前。則不知經文爲承上之辭故也。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家大人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

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蓋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是名山名川即大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源。襄十一年左傳言名山名川。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韋昭注曰。名魚。大魚也。秦策。賂之一名都。高誘注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莊子人閒世篇。楸柏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司馬彪曰。欐。小船。又屋欐也。謂求高大之麗者用此木也。此皆古人謂大為名之證。記言器之名者釁之。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為大也。

土與其執事

喪大記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使褻人褻之也釋文士與音預注同正義曰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引之謹案與其執事文義不明其蓋共之譌也平生曾與亾者共執事則謂之與共執事矣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也陸氏孔氏所見本共字已譌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義增其字以釋與字文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其二字通讀爲義非謂預其事亦非謂與喪所也

先入門右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引之謹案鄭注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則經文無門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西面。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右西面。經但言入而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正義。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亦當作先入右者右門內東邊也。入下門字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增之耳。唐石經始衍門字

二披用纁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正義曰。二披用纁者據一邊

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君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引之證案上文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今云二邊前後各一披皆用纁則結於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結於後緇之戴者又與戴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各三而言之則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案二披用纁者降於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玄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其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云二披用纁則二披結於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前戴用纁故披之結於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蓋

不結之以披者結之以披則其色亦當用緇披之在前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左右各一而用緇則披之色與數皆與戴等經當云士戴前纁後緇披亦如之不得但云二披用纁矣今後緇之戴無披故但有前二披也以是明之

曰祖考廟　遠廟爲祧　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　去墠曰鬼

引之謹案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大祖之廟謂始祖若周之后稷是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考之父廟之親盡則祧者也其曰王立

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爲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祧則當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去祧爲壇則當爲祖考之皇考去壇爲墠則當爲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爲祖考之祖考矣以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例之去祖爲壇謂祖考親盡則爲壇也則天子七廟亦當去祖爲祧祖考親盡則祧矣鄭注以祖考爲始祖正義以二祧爲文武二廟（始祖在文武前而不謂之遠廟轉謂始祖以後之文武二廟爲遠廟無是理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高祖即顯考）去壇爲墠爲高祖之

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記明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於墠，墠疏於壇，壇疏於祧，祧疏於廟，較然甚明。豈得旁引他書之義以亂本義乎。大抵議禮之家各記所聞，不能盡合。故祭法與王制不同，學者依文解之而闕所疑可矣。必欲合以爲一，則治絲而棼之也。王肅家語廟制篇合王制祭法爲一，而以祖考爲大祖。鄭沿鄭注之誤，至謂二祧爲高祖及父母祖即皇考，則以顯考皇考廟爲二祧，與祭法之文相刺繆矣。遠廟爲祧，顯考皇考廟乃廟之近者，而以爲祧，可乎。

享嘗乃止

享嘗乃止。鄭注曰享嘗謂四時之祭。引之謹案享嘗約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語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方夏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此句享字當作禘說見大戴禮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鄭注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

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殂也。冢大人曰：上文法施於民則祀之，正義曰：若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之屬是也。若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殂，則是聖人之必得其壽，而非法施於民之事矣。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魯語文也。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法皆韋注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當為亶字之誤也。隸書賞字作賞，形與亶相似。亶與單通。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亶，馬本作單。爾雅：亶，厚也。大雅桑柔正義引某氏注曰：詩云俾爾亶厚，今詩亶作單。鄭箋曰：單，盡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厤書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又呂氏春秋重已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亶，而牛不可

行高注亶讀曰單單盡也淮南道應義與儀通爾雅儀
篤厚莽久壄以亶其家亶亦與單同音也大
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義周頌振鷺篇以
善也餘見前別之以禮義下終與眾通永終譽後漢書
崔駰傳終作眾雜卦傳大有眾也荀爽本眾作終士相
見禮眾皆若是今文眾為終漢書楊王孫傳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也漢紀終作眾漢桂陽大守
周憬功勳銘往古來今變甚終矣終卽眾字眾亦民也
卽魯語之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也鄭語曰夏禹能單
平水土以品處庶類韋注單盡也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
星辰以著眾堯能單均刑法以儀眾二句文同一例皆
法施於民之事也鄭未審賞為亶字之誤義終為儀眾
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
殫均刑法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為長而

賈疏復引此注以釋之。斯爲謬矣。

文王之詩也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家大人曰。詩當作謂。此因上文詩字而誤也。表記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義與此略同。鄭於此句無注。則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不得無注。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則文王之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喻文王王肅作家語多取禮記之文則肅所見本尚不誤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　立而不詘固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鄭注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下文立而不詘固也注曰固猶質陋也引之謹案詘卑詘也下文曰其奠之也身必詘又曰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皆其證也固猶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下文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亦指立言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謂倨傲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荀子脩身篇曰

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固。猶夷倨也。楊倞注固陋也誤與鄭同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修身篇又曰體倨固而心執詐是固與倨同義鄭說皆失之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爵鄭注曰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引之謹案注說似失之迂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見特牲少牢二禮歲事即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

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之歲也

置之而塞乎天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正義曰置謂措置也引之謹案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文敷之而橫乎四海俗本敷譌作溥辨見下條敷布也以四旁言之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注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淮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高注曰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釋文曰植立也本亦作置

溥之而橫乎四海

引之謹案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傅傅與敷古字通皋陶謨敷內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傅納以言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篇作禹傅土顏師古楊倞竝曰傅讀為敷商頌長發篇傅奏其勇釋文傅音孚本亦作敷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孔宙碑祗傅五教即本堯典之敷奏以言敬敷五教孔穎達從作敷之本而兼刻作傅者正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者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敷字定本作傅傅古敷字傅者之名義俱通是也陸德明從作傅之本而兼刻作敷者釋文曰傅之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也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為溥并正義

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經傳無訓溥爲布者又改釋文之傳爲溥不知傳音芳于反若作溥字不得音芳于反矣玉篇廣韻溥字竝無敷音集韻溥芳無切布也則所見釋文正義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竝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

忿言不反於身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鄭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引之謹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二

十五引此並作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曾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鹽鐵論毀學篇曰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文與此小異而字亦作及。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也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矣。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繫辭傳原始反終反鄭虞本作及。樂記武王克殷反商反當爲及。

存諸長老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家大人曰存字於義無取。存。亦當爲薦。鄭注曰薦進也。士庶人有

禮疏引作脩於廟中亦是後人所改。鄭注特牲饋食。引祭統餕者祭之末也云云疏云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竟內以是明之

皆以齒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正義曰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引之謹案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也不得云皆以齒皆以齒三字蓋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正義不能釐正而云爵同則長者在先若然則

序爵又以序齒而弟四倫之尊卑與弟九倫之長幼遂雜糅而無別矣且上云皆以齒下云明尊卑之等也文義不大相剌謬邪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

則民弗敢草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引之謹案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也艾草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月令令民毋艾藍知去艾字而曰令民毋藍其可通乎正義釋經曰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者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然則經文本作

芟草葛者脫去芟字耳唐石經已然

倍死忘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忘生正義曰喪祭之禮所以敦勖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遺生者恒相存念此曲爲之說也生當爲先字之誤也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喪禮廢則民倍死祭禮廢則民忘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好實

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文十八年左傳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楚語令尹問蓄聚積實韋杜注並曰實財也皆與此實字同義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犬戎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

則愾乎天下矣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曰愾猶至也家語大

婚篇與此同王肅注曰慽滿也家大人曰慽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慽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也鄭注曰横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慽滿也

貴不慊於上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亾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爲嫌正義曰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禄爵以薄於已者也引之謹案卿士之屬

位尊祿厚何所不滿而恨君乎隱三年左傳曰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謂貴寵之人不甘廢黜也若保其爵祿則固無憾矣何待聖人使之而始然乎鄭注未爲得也今案慊亦嫌字也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媮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侶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春秋隱四年衛祝吁弒其君完傳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呂氏春秋愼勢篇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

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飾箸明不嫌於上故曰貴不嫌於上也上下辨而民志定故禍亂益無也下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其義一也燕義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鄭注曰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

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亦聖人制禮不使貴嫌於上之一端矣慊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慊之音嫌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賢兼反大徐音戶兼切竝與嫌同蓋說文舊音也而玉篇廣韻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

文考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曰文考文王也引之謹案注當曰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寶龢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蔣鼎曰用作皇祖

文考孟鼎師艅尊曰用作乃文考寶彝師隹父卣曰用作文考伯乙寶尊彝單癸卣曰作父癸旅車文考曰癸乃方戠敦曰用作朕文考寶敦荸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寶敦師毀敦曰用作朕文考乙仲㺇敦牧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九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且皇祖與文考對舉皇文考以皇文並列皇既非謚則文亦非謚可知皇文考猶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文德之

言光烈考

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文考之文皆非謚也古人贊美祖考多謂之文互見前亦右文母下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陳澔集說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一說忿當作怠家大人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從命不怠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可謂孝矣語意正與此同葢從親之命而不怠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

若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而不忿戾，則未得爲孝也。

勞而不怨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慱慱，素冠傳：慱慱，憂勞也。勞人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以上鄭注。案：勞而不怨，卽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諺棨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祭義曰父母愛之嘉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其一證也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因鄭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正義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引之謹案說文曰畬二歲治田也无妄釋文曰畬馬云田三歲也說文云二歲治田也是說文以畬爲二歲治田與馬注不同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則後人以爾雅改之也虞注无妄亦曰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三歲曰畬叔重仲翔說畬字之義並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也

陽侯　繆侯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

夫人鄭注曰同姓也其國未聞正義曰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引之謹案陽繆非謚也繆當讀爲蓼聲相近而假借也（繆蓼皆以翏爲聲）淮南氾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皋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案漢始有陽陵侯傅寬（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古無陽陵國侯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

承子以授壻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正義曰婿之

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家大人曰孔以承為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卽引也說苑脩文篇載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筓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引亦承也故曰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察乎天地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鄭注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家大人曰廣雅察至也

御覽引書大傳曰察者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曰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故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鄭謂聖人之德至於天至於地已得察字之解而又訓以爲箸則轉失之矣

慥慥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曰慥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錢氏荅問曰古書造與趮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

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慥慥猶蹙蹙當
篇云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
取不自足之意鄭以為守實恐未必然引之謹案蹙蹙
亦非自謙之貌不得云不自足也慥之言蹙也急也廣
雅曰蹙急也迫也慥慥者黽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
耳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何事不汲汲然自勉乎廣
韵慥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慥慥而言蓋出盧植王
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為長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

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正義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案大人曰一字衍文也五道是所行者三德是所以行五道者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所謂天下之達道五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即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文義上下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史記平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傳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則經文本無一字鄭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注曰一謂當豫也而於此不釋一字則鄭本無一字可知

家語哀公問政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二字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引之謹案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也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經典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勑字說文以爲勞勑字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譌作重敕之蓋力來二字合譌爲勑字後人又改勑爲敕耳今從齊民要術所引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訂正力來義見下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

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皆失之

久則徵徵則悠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爲徹引之謹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徹徹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乎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

文理密察

注及正義皆不釋密字引之謹案考工記廬人傳人則

密鄭注曰密審也正也爾雅抑抑密也郭注曰威儀審諦密有審正之義故與察通文密之言覆也爾雅覆察審也古音密覆相近小雅楚茨篇苾芬孝祀韓詩苾作馥見文選蘇子卿詩注足其例矣

詩曰衣錦尚絅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正義曰此詩衛風碩人之篇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引之謹案衣錦尚絅詩無此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絅衣四字衣錦尚絅則釋詩之詞也沖遠作正義時已脫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遂承詩曰之下故誤

以爲引詩作衣錦尚絅而謂之斷截詩文也碩人箋曰褧禪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著鄭風丰篇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箋曰褧禪也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蓋中庸衣錦尚絅二句正釋詩之衣錦褧衣故鄭箋詩而用其義則所據中庸本有衣錦絅衣四字可知否則中庸所引與詩本文有異鄭不應不置一詞也

寬身之仁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鄭注曰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引之謹案仁與人古字

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雍也篇井有仁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仁。竝與人同。人亦民也不必改爲民。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緇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曰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引之謹案危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

詭於天之理高誘顏籀注竝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史記李斯傳曰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危反卽詭反賈子傳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積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䍃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爲下可述而志也

緇衣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

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鄭注曰志猶知也正義曰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引之謹案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志謂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外著者言之也正義說此未了

口費而煩

鄭注曰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悖或爲悖正義曰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

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引之謹案此以口惠而實不至說之也然書傳無訓費爲惠者不得以口費爲口惠也費當讀爲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𡀔者別體也說文誖亂也或作悖𡀔部誖字從口從言其義一也作費者字之假借也費從弗聲悖從孛聲古弗聲孛聲之字往往相通若孛星之孛又作茀大索之綍又作紼勃然變色之勃又作艴是也墨子魯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即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難悔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蹷也言毋自顚蹷女之政敎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輕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慎皆戒其輕易也說文越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

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爲過人失之

苟有衣必見其敝

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家大人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鄭謂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其失也江氏案敝音布莪反謂衣袂也廣雅袂被也曹憲音布莪反古無袂字俗敝爲之齊風敝笱釋文敝徐扶滅反敝袂聲

相近故字亦相通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衱有言則必聞其聲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紱鄭注玉藻云韍之言蔽也白虎通紱冕篇紱者蔽也禁蔽膝不可但謂之蔽韍之言蔽也紱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如此非謂韍一名蔽也經也者實也不可謂經為實祊之為言倞也又豈可謂祊為倞乎

患邪淫

三年問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鄭注孔疏皆不解患字陳澔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

性如疾病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吳澄纂言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家大人曰如陳說則經文當作爲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今案患邪淫之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古文患字作𢙐者相似（患見說文）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篇正作愚陋淫邪之人

然而從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釋文從字無音家大人曰從讀爲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死夕忘之心則是

鳥獸之不若也。下文曰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

閒以二矢半

投壺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云二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家大人曰據鄭注壺去坐二矢半云云。則鄭本實有此四字。案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筭之事。若筭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

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則文義不明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閒字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是陸本無閒字正義云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但釋度壺以二矢半六字而不釋閒字是孔本亦無閒字而正義前述經文又有閒字則後人依既衍之經文加之也至唐石經則又衍閒字矣夫有壺有席而後有閒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閒矣閒字蓋涉上文兩楹閒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閒以二矢半之文

一指案寸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曰鋪四指曰扶

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家大人曰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曰寸說文擪一指按也。陳氏禮書引此已脫曰字。

居處齊難

儒行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熯。小雅楚茨篇我孔熯矣。毛傳曰熯敬也。爾雅同熯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殆失之迂矣。

不程勇者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家大人曰不程勇者當作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己之勇也今本作不程勇者少一其字多一者字者字蓋涉下文諸者字而衍則義不可通自唐石經已然案鄭注云攫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孔疏云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今本無其字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刪之案疏內者字乃起下之詞非正文所有也下文引重鼎不程其力者者字亦起下之詞後人不知而刪其字存者字以就已誤之正文謬矣今據下文及文選注補其字言儒者若逢鷙猛之獸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與否合注疏觀之則正文本作不程其勇明矣文選

辯命論注引此。正作鷙蟲攫搏不程其勇今本勇下有者字亦後人所加。而其字尚未刪。

錙銖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鄭注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引之謹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矣古人言錙者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八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同葢許重注也說文亦曰錙六

銖也。錘八銖也。衆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託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之。亦當訓錙爲六銖。而楊倞注曰。八兩爲錙。失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曰。民不倍。不相倍棄也。倍或作偝。正義曰。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愛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引之謹案。倍謂偝死者也。偝死者則不恤其孤矣。坊記。利祿先死者而後生

者則民不偕先亾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鄭彼注曰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是其證

尚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曰尚庶幾也家大人曰尚亦當爲亦尚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傳曰亦職主有利職亦主也亦尚與亦職同寫者誤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尚一人之慶是其證也尚亦主也說見前亦尚一人之慶下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尚有利哉此尤爲確證又案禮記所引尚書

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無逸之言乃雍今文雍作讙而檀弓坊記引書並作讙是也大學引書亦尚有利哉蓋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皆今文尚書以是明之

教成祭之

昏義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家大人曰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故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別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自唐石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誤

鄭注本作祭祭其所出之祖也（采蘋箋亦云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正義釋經本作教成之祭者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之祖也者云云今本注文作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正義述經文注文亦作祭之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據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唯此之祭二字未改）亦使有司也則經文本作之祭甚明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又采蘩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又采蘋正義云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為

敎成之祭此尤其明證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昏義亦作敎成之祭陳禹謨本又改爲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句注曰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家大人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

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射義曰。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道讀如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曰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所述上文諸云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為士。主人為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

說見儀禮先生君子下。鄭以鄉人爲鄉大夫士爲州長黨正君子爲鄉大夫士又謂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此文不見經傳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

求反諸己

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家大人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蓋涉上文求正諸己而誤也據正義云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則正文本作反求諸己甚明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反求諸己而已矣小雅賓

之初筵正義白帖八十五引射義皆作反求諸己

縝密以栗

聘義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曰栗堅貌正義曰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似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引之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瑮玉英華羅列秩秩瑮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積之秩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栗秩古字通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知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夫玉者溫潤而澤

仁也栗而理知也俗本栗上有縝字後人據說苑雜言臆義增之也辨見荀子篇玉有六美絜之溫潤近之栗理絜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詹風揚之水傳曰鄰鄰清徹也鄰與鄰通尹知章訓鄰爲近非爾雅曰秩秩清也秩與栗通玉之符孚清徹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

犧尊象尊

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

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曰犧
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象骨飾之正義引鄭志曰犧讀
如沙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
者齊人聲之誤耳魯頌閟宫篇犧尊將將毛傳曰犧尊
有沙飾也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鄭司農
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
骨飾尊此傳云犧尊有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
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
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

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家大人曰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眞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曰將將鶬鶬貌之美者是也毛傳曰犧尊有沙飾也鄭司農曰飾以翡翠後鄭曰刻畫

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
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王阮兩謂犧尊以牛爲飾
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
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
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
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
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
亦可稱爲索乎然諶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
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
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

以不辯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
彝蜼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
諸彝之制不合且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曰
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古人以木爲犧尊明矣今魯
郡所得犧尊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
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經七百年而
不壞以金爲之則又與莊子破木爲尊之說不合無一
可者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
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即援以爲證耳宋宣
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

爲之者不足深辯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諶謂畫象以爲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

闑　中門

孔穎達王藻正義謂闑扗門之中央賈公彥聘禮疏謂闑有二東西各一家大人曰孔說是賈說非也王藻君入門介拂闑鄭注曰上介夾闑賈以爲上介於西闑之外拂闑柰如賈說介所拂者爲西闑則經當云君入門介拂西闑注亦當云上介夾西闑乃與東闑有別今經

與注皆但云闑不云西闑則門惟一闑在中而非東西二闑矣其證一。玉藻又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一而已故闑之左曰闑東闑之右曰闑西若有東西二闑則所謂自闑西者東闑之西乎西闑之西乎所謂自闑東者東闑之東乎西闑之東乎經與注不應全無分別也其證二賈云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據聘禮擯者出請事鄭注曰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若有東西二闑則注當云賓出次直西闑西北面上擯在東闑東閾外西面矣今注不言東闑西闑而但云闑則非二闑可知其證三曲禮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曰闑門橛正義曰從闑東也。如闑有二。則經當云由東闑右。縱經不言東。注亦當增成其義云闑東闑也。乃與西闑有別。何以經但言闑注亦但言闑門橛而不云東闑乎。豈非門橛但處中央而無東西之可言乎。其證四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闑外。注云闑門橛。如闑有二。則經當曰。布席于門中東闑西。或云西闑西乃有定所。注亦當曰闑西東闑西也或云西闑西也。經義乃明。今經但云闑西而不云東闑西闑注亦但云闑門橛而不云有東西二闑則闑杜中央而非東西並列矣。士之門與諸侯之門。大小雖殊而制

則一也。其證五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范注曰。槷門中臬。槷臬並與闑通轅門之闑亦放宮室之門制也。而闑在門之中央曷嘗有二闑乎。其證六合經注觀之闑當兩門之閒而非分列東西較然明白不得如賈所去也。賈於秋官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則又以闑爲一。與聘禮疏兩闑之說自相違異賈又云中門謂兩闑之閒案門有兩扉。一扉之中亦謂之中。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闑西閾西者。右扉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中是兩闑之閒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闑閒。不得云闑西矣。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鄭注曰。中門謂棖闑之閒。論語鄉黨篇立

不中門鄭注曰不當棖闑之中央見士相見禮疏棖闑之中央正當一扉之中也其非兩闑之閒明甚皇侃論語疏曰中門謂棖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砥門兩扇之交處也闑東是君行之道闑西是賓行之道也長於賈氏遠矣或難孔氏正義曰棖闑之閒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於棖闑之閒矣謂棖闑之閒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棖闑之閒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孔氏非也以上或說案中門者一門之中非兩門之中也一門之中

則棖闑之閒也棖闑之間爲中門鄭注禮記論語皆明
箸之不得以爲非中門也大門時君特行不與介連類
大夫但與上介未介雁行爲次序不敢與君爲次序也
君與大夫雖同拄棖闑之閒而行列絕異不得以大夫
擬于君之中門爲嫌若聘賓入不中門其三介隨人雁
行與否經無明文又不得以賓不中門而介中門爲嫌
矣棖闑之間正當一扉之中故鄭注聘禮云門中門之
正也謂一門之正中非偏也不得云以偏爲中若謂中
門爲兩闑之閒則主賓出入共由於此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主君車
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鄭注曰至
而三辭讓入門也若依賈說則出人當拄兩闑之閒

主國之君在東來朝之君在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則反在旁而不在中矣不與君入必中門之說相剌謬乎廣雅云夾近也上介近闑故注謂之夾闑非謂與君夾闑之左右也故注但云上介夾闑而不云上介與君夾闑則非取左右相夾之義可知若謂上介與君夾闑而行則是君亦拂闑矣（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闑西亦拂闑與鄭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闑之間末皆拂闑也）君與介尚何尊卑之別乎或說非

經義述聞弟十六